# 官场斗之九、和珅答题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落花成痕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乾隆本想“撅”一下刘墉，“捧”一下和珅，没承想和珅这么不争气，问什么，什么不知道。好容易说上一个属相来，还玩儿命的跟猫干上啦。这不行啊，得给他转转面子呀。一琢磨，人的脑筋有快有慢，和珅哪，当时问不成，答不上来，得让他事先有个准备，多想想，就...*

乾隆本想“撅”一下刘墉，“捧”一下和珅，没承想和珅这么不争气，问什么，什么不知道。好容易说上一个属相来，还玩儿命的跟猫干上啦。这不行啊，得给他转转面子呀。一琢磨，人的脑筋有快有慢，和珅哪，当时问不成，答不上来，得让他事先有个准备，多想想，就行了。嗯，我这么办……。

“和珅！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朕当这儿有个纸条儿，上边儿有几句话，你拿回去，好好琢磨琢磨，啊，别忙，明天早朝再回奏。”

乾隆的意思是，我不让你当时回奏，你把纸条拿回去，仔细琢磨一下，要是真不明白，不会找别人商量商量吗？找别人请教一下也行啊，等到明天早朝，我再问你，让你回奏，那时候，你不就对答如流了吗。

乾隆的用意是为给和珅找个台阶转转面子。和珅真心赶忙上前叩头，把纸条儿接过来，跟刘墉俩人一块下殿了。回到府里，晚饭之后，来到书房，把纸条儿打开一看：上边写着八句话——

什么高？什么低？什么东？什么西？

什么薄？什么厚？什么肥？什么瘦？

和珅乍一看，觉得挺容易，可刚要回答……嗯？没词儿啦！越琢磨……越难。还真不好说。什么高哇？房高……不对，还有楼哪；楼高……也不对，还有塔哪；塔高……也不对；到底什么高啊？它……这……越琢磨越没辙……”

正这功夫，管家和喜进来了。和珅一看，

“哎，来！你帮我看看这八句话，怎么说。”

和喜看了半天，也说不上来。

“中堂，您先别着急，依奴才我看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有点儿市井人情……嗯，这事儿啊，有一个人能办。”

“噢，谁呀？”

“就是那位罗锅儿大人，刘中堂。”

“唉，不行，不行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他跟咱们面和心不和，劲儿大啦。现在要去求他，多丢面子啊？再说他也不管哪！”

“中堂，您绕住了。这几句话是万岁赏您的，现在哪，咱们先给他送点儿礼，拿面子拘着他，他不好意思不管，准得把这事儿给咱们办了。虽说咱们花俩钱儿，可明日早朝您一回奏，文武百官谁不冲您挑大拇哥呀！谁又能知道是刘墉告诉您的哪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和珅一想，嗯……有理。

“哎，和喜，那你说送点儿什么呢？”

“我跟他们管事的，聊过天儿，知道刘中堂得意抽关东烟，爱喝白干酒，喜欢吃烧羊肉。”

“那好，你到帐房儿领银子，张罗着去办这几样东西。”

“嗻！”

和喜赶紧打发人到阜城门外八里庄，买了两坛子上好的良乡白干儿。那年月，北京喝酒讲究喝良乡白干儿。又派人去前门外大栅栏“天蕙斋”，约了十把儿头等关东烟，自己亲自去户部街“月盛斋”烧了一只全羊。

等东西办齐了，开了份儿礼单，和喜押着礼品来到刘府。刘墉的两位管家，一个叫张成，一个叫刘安。俩人正在门房喝茶哪，就听府门外喊“回事”：

“回事！回事！”

有人问了：“回事”是怎么意思啊？

“回事”是当时官府互拜的礼节，仿佛现在喊“报告”似的。

一听有人喊“回事”，俩管家赶紧出来了，一瞧，认识。

“哟，和管家。”

和喜连忙一抱拳：

“啊，二位管家，我们中堂给刘大人送礼来了，这儿有份礼单，烦劳您二位给呈上去吧！”

刘安陪着和喜在门房儿喝茶，张成接过礼单奔书房了。

“回禀中堂，和中堂派人给您送礼来啦。”

把礼单一递。刘墉接过来一瞧，心里琢磨上了。和珅好模样的给我送哪门子礼呀？我们俩没这过往啊？嗯，一定是他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儿啦，想让我替他办一办。礼在先，人在后，只要我一收礼，随后他准来。好，我呀，先把礼收下，等会儿他来了，看什么事儿再说。

“张成！把礼收下，拿十两银子压礼盒。”

“嗻！”

张成来到门房儿，见着和喜：

“啊，和管家，我们中堂说了，给和中堂道谢！”

“好说。”

等和喜走了以后，刘墉说了：

“张成！把关东烟搓一把来，我尝尝。”

拧上一锅子，一抽，嗯，味儿不错。又叫刘安把烧全羊切一盘子，灌了一壶酒。滋溜喝了一口，嗬！真正良乡白干儿啊！再巴嗒一口肉，嗯，月盛斋的烧羊肉就是地道。正吃着呢，哎，和珅

“和中堂过府拜客！”

“有请！”

刘墉往起一站，就觉着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怎么？有点儿过量啦。勉强迎出府门，把和珅让进来，叫张成又添了份儿杯筷，俩人喝着，刘墉就问了：

“啊，和中堂，您过府有何见教啊？”

“啊……刘中堂，无事不敢打扰，我就直言吧，今日早朝，主子不是赐给我一条上谕吗，有八句话，实在是破解不开。特来求教。”

刘墉一听，嗯，怎么样，我就知道有事儿吗？不然他也不会给我送礼呀！

“噢，哪八句话哪？我看看……”

刘墉把纸条儿接过来一看：

“嗐，就这么点儿事儿，你都不知道！”

和珅心说，多新鲜哪，我要知道，挺好的烧羊肉干嘛往你这儿送啊？！

“啊，在下学疏才浅，望中堂分神。”

“好吧，我给你办一下吧。”

那么这档子事儿，刘墉办得了办不了啊？办得了。可今天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喝多了，晕晕糊糊。说：

“这几件事儿啊，都不是朝政，这是菜园子里的事儿……”

和珅一听，嘿！还得说人家刘墉有学问，连菜园子的事儿都知道。

“那……菜园子……什么高哇？”

“黄瓜高哇！你看，那黄瓜是上架的，架搭多高，黄瓜秧就爬多高，黄瓜高。”

“噢，那什么低呢？”

“茄子低呀！茄子秧低，不管什么茄子都头朝下长，你见过有仰着脸儿长茄子的吗？”

“嘟，没见过！哎，那什么东呢？”

“东（冬）瓜东啊，东（冬）瓜嘛。”

“什么西？”

“西瓜西呀！”

“什么薄？什么厚？”

“薄？厚？这……”

刘墉刚才回答那几句，是随嘴一说，根本没走脑子。到“薄、厚”这儿，卡住了。憋了半天，冷不丁的想起一句来，哎，有了。

“什么薄？什么厚啊？耍钱薄，喝酒厚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常言说，耍钱耍薄了，喝酒喝厚了嘛！”

“噢……，那什么肥？什么瘦呢？”

“它……这个……”

又没词儿啦。他俩眼往桌上踅摸，哎，看见羊尾巴油啦，拿筷子夹起来了：

“羊尾巴油肥呀！你看多肥！”

“嗯，那什么瘦呢？”

“哎呀，和中堂，您怎么绕住了，有了肥，您不会找瘦的吗？”

和珅这么一踅摸，瞅见一块羊犍子肉：

“噢，刘中堂，莫非羊犍子肉瘦？”

“哎，对，羊犍子肉瘦。瘦死羊干儿肉嘛！”

“好，多谢中堂指教，我跟您告假了。”

“哎，不必客气。”

和珅走了。刘墉也睡了，睡到三更多天，醒了。怎么？因为头天晚上白干儿酒喝多啦，嘴里叫渴，哎，给渴醒了。刘墉喝了碗水，坐那儿一琢磨，昨儿谁来啦？噢，和珅。他干什么来了呢？噢……问我八句话。是什么高？什么低？什么东？什么西？什么薄？什么厚？什么肥？什么瘦？我怎么告诉他的？是黄瓜高，茄子低，东（冬）瓜东，西瓜西，耍钱薄，喝酒厚，羊尾巴油肥，羊犍子肉瘦。这……这都什么词啊？！

这八句话是皇上赐给的上谕呀，明日早朝回奏，和珅跪在金殿上，当着文武百官黄瓜茄子一齐数，哎……不象话呀！皇上要一追问，是我告诉他的，再打我一个戏耍国家大臣……，不行，我得赶紧上朝，找他去。

按说，五更早朝，这才三更多天，来得及呀，准能走和珅前头啊。可刘墉这四位轿夫走得太慢了。怎么？还是抬他爸爸老中堂刘统勋的人哪，四位岁数都够可以的啦。紧赶慢赶，等到了朝房一打听，和珅已经上殿了。

那位说，和珅今天来得怎么这么早啊？

是这么回事，和珅从刘墉那儿得了这八句话，高兴得一宿没睡。心说，刘罗锅儿呀，刘罗锅儿，这回你可落空啦。把八句话告诉我了，明天早朝我一回奏，万岁不定得赏我点儿什么呢。嗯，我得抢早去。所以，今儿他头一个。刘墉一看和珅上殿了。心说，得，这下儿要捅漏子！干脆，我也上去吧。好在刘墉官至一品，“品级山”排班，在最前边儿。他站那儿一听，和珅正说哪。

“启奏万岁，昨天您赏奴才那八句话，我答上来了，特奏于您知。”

乾隆高兴了，瞟了刘墉一眼，心说，你也听听，和珅不是没能耐。有学问。答上来了不是。嗯，我得好好问问。乾隆乐得站起来了：

“和珅，朕当问你——什么高？”

和珅铆足了劲给一嗓子：

“黄瓜高！”

“啊？”

乾隆一听，哎，我坐下吧。往下一坐，问了：

“什么低？”

“茄子低！”

乾隆一琢磨，嗬，我怎么单赶这句坐下呀！

“什么东？”

“东（冬）瓜东。”

“什么西？”

“西瓜西。”

“什么薄？”

“耍钱薄。”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